

父亲
亲母亲

父亲与茅台酒

□ 王妙瑞

近日看到一条新闻,英国苏富比拍卖行一箱24瓶、1974年葵花牌茅台酒,被亚洲一个收藏家以900万元拍走了,算下来一瓶酒的价值约36万余元。不由想起1973年,我的父亲也喝过同样的一瓶茅台酒。那是我随部队回沪探亲带给他的礼物,当年的价格4.86元。

父亲爱酒,但不嗜酒,如上海人说的咪咪老酒,一杯即止。他喝的酒都是家里炒菜当料酒的低档酒,如五加皮、加饭酒等等。过去这种酒两毛钱不到可以买一斤。弄堂口旁边有一家虹口区25粮油商店,经营多种零拷老酒。我常拿着父亲给的两毛钱,拎着一只咖啡色酒瓶去拷老酒。在很长的岁月里,哪怕是过年,印象中父亲都没有喝过比较好的瓶头酒。

其实按照父亲的工资水平,他每个月喝一瓶块把钱的好酒是不成问题的。上世纪60年代,父亲在新光内衣厂上班,因为技术好,每月工资有八十多元,属于高工资了。但是我家有八口人,母亲是家庭妇女,在里弄加工组干活,收入微薄,全家开销蛮紧的。父亲迫于家庭经济困难,所以一直喝便宜的老酒,节省一点

开销。父亲的熨烫水平很高,星期天他常在家里为别人送上门的衣裤熨烫,赚点外快铜钿买老酒。有时会从待熨烫的裤袋里摸出人家遗忘的钞票,不论一角还是一元都还给人家,还把钞票烫得很平整。父亲说贪小得来的钱买酒喝是不香的。有一次父亲提到电视里周总理宴请外宾喝茅台,他说如果自己这辈子能喝上一杯茅台也就心满意足了。记得那个时候茅台酒也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。

1969年3月,我当兵到了四川,后来提拔为干部。部队规定未婚干部每两年可享受一次探亲假。1973年我第一次回上海探亲前,准备礼品孝敬大人,首先想到了茅台酒,以圆父亲的一个梦。部队军人服务社有五粮液、剑南春、四川大曲、泸州老窖等好酒,唯独没有贵州茅台酒。一个贵州战友说,他父亲在茅台酒厂工作,他可以帮我带一瓶回来。我喜出望外,父亲有口福了。不料战友携带的茅台酒上火车不慎摔破了。在司令部当参谋的上海战友小谢出了一个点子,他见过团部小仓库有茅台酒。他说,团部管理股长老潘原来是你们三营的人,你可与他商量一下,开个后门,买一瓶茅台酒。老潘是埋头苦干出了名的“老黄牛”,也是

两袖清风的好管家。我不好意思开口。

刚巧,团部从上海定购的一批折叠式课桌到货了。这是我主动揽下的任务,因为母亲那时在上海卫星铁木家具厂当临时工。我一封家信告诉母亲,说部队要买活动课桌,请厂里帮忙尽快托运来川。厂里把定货当军工产品来做,质量非常好,团首长看了十分满意。借这个机会,我厚着脸皮开了口,想买一瓶茅台酒孝敬父亲,潘股长破例让我享受了一次买茅台的特殊待遇。探亲时我用一条蓝色运动裤把茅台酒包裹得严严实实,装在旅行袋里带回家。

父亲拿到茅台酒如获至宝,舍不得多喝。弟弟说有一次父亲请几个要好朋友喝酒,每只小酒盅只倒了一半,那半盅茅台酒足足咪了一个多小时。1978年底我从部队复员回上海,那瓶茅台酒父亲还没有全部喝完。来年我结婚时,快60岁的父亲掌勺,为我在家里办了4桌丰盛的喜酒。那天他把留下的茅台酒都喝光了,只见他红光满面,喜气洋洋。这是他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天。

酒瓶空了,心愿满了。父亲85岁时走了。在喝酒这件事上,他没有留下遗憾。

□ 魏鸣放

碧根果,来自大洋彼岸,又叫“薄壳山核桃”。

果实长椭圆形,如红枣和橄榄大小,壳薄而圆满,纵棱四五条,像三叶虫,又似鲜贝,其色褐黑、黑红、黄褐,如紫檀、似花梨,只在名贵红木与乌木之间。

相比,大核桃虽大,而其味相对寡淡;小核桃虽小,其鲜不无尖涩,碧根果果仁肥厚而且香酥,含之,咬之,磨之,口腔内,舌间上,自有大风狂走鸣沙之山,红旗漫卷日色黄昏,你的两耳内,头脑中,分明感觉到,一粒粒,一丝丝,如沙,似砾,盘旋而上升,而下落,一一化作万万千之“碎碎念”。

碧根果有奶香、椒盐、椰香、琥珀和焦香等不同风味。这分明是一种不是荤鲜,而又胜过所有荤鲜的素食。它让你相信,有时,幸福在喉,也会是一种哽咽。

美食如美人,要养。一天四颗,不多不少,足矣。如对有情之人,要懂得,要珍惜,也要分合,美味至情,细尝慢品滋味长久。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那是苏轼大文豪的作派。于小文人如我,纵然“日啖碧根三十颗”,也无缘,更不会“不辞长作异乡人”。

美食,要有美物相配。

一要好茶。所谓好茶,也就是适宜的茶种。绿茶毛尖,一小撮,两手指,轻轻撮取。一片深绿浅绿,夹几丝白毫,就当它是一种岁月的白发。白瓷杯、琉璃杯,泡开了,江南太湖三月的绿。一口绿茶,半颗红果,云水苍茫间自有一种东西沉底。

美食,要有美文相对。

古人“汉书下酒”。满口浓香,好对天下美文。“读经味如稻粱,读史味如肴饌,读诸子百家味如醢醢。”另外,再读上几页宋元古画和汉唐书法。一遍读了,再来半颗,意犹未尽,再来一口。以为,铁观音太老,微苦,可来一颗橄榄,看一些考古文字和西域历史。苦丁茶,太苦,正可再琢磨一番甲骨文和佛教精义,此时,来上几粒茴香豆,以素白对上宇宙。

……

当然,美食不能独享。写字桌上,两只小仓鼠,一黄,一黑,正在玻璃罐中,双双站立,探出上半身,小手捧着“好果”,嘴唇翕动,一遍又一遍,拱手作揖,那也不正是,我对于苍天和大地感恩?

美味碧根果

忆当年

难忘收音机

□ 彭小华

在我们家中,有一台珍藏多年的红灯牌收音机,虽然如今它陈旧老套,毫不起眼,但眼触手摸,触“机”生情,昔日有关它的种种往事仿佛又历历在目。

在上世纪六十年代,收音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还是一件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。那时,一到晚上,我便和妹妹搬上小板凳,坐在邻家丁阿姨的窗台下,怀着激动又兴奋的心情,等待着那熟悉的“小喇叭开始广播啦!……”音乐过后,我们聆听着广播讲述的故事,有的还跟着学唱几句。有次,妹妹问我:“哥哥,怎么收音机里住着那么多人在唱歌跳舞?”我想了半天也不知如何作答。

那时的我特别想拥有一台收音机,好去解开其中的奥秘。直到现在,我还清楚记得,有一次我在睡梦中钻进收音机里,绘声绘色讲述着一个刚学会的“井冈山会师”的故事。听收音机,想收音机,它伴随我度过一个愉快的童年,且改变了我的命运。

1977年初,在一家纺织厂工作的我,第一次领工资就买了一台红灯牌收音机。那年十月初的一天早晨,当我打开收音机,忽然从“新闻和报纸摘要”节目中获悉“国家恢复高考”的好消息,我高兴得欢呼雀跃。后来,我如愿参加了高考,其中政治和历史的许多知识,都是我从收音机里听来的。年底成绩揭晓,我被本市某大学中文系录取。

大学四年和参加工作后很长一段时间,收音机一直是我的亲密伙伴。爱好读书写作的我,在业余时间

里不断给电台、报刊投稿。2002年的一个春天,收音机里传来女主持真真的声音:“下面播送征文《扫地健身乐融融》,作者彭小华……”听到自己的拙作被电台录用播出,已上了年纪且对许多事情看得很淡的我,那天居然像小孩一样兴奋不已,手舞足蹈。要知道,自己的征文能够在心爱的收音机里播出,这意义绝对非同小可,更值得一提的是,那次征文我还获得了二等奖。

如今,我静下心来细细想来,其实,许多过去在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,肯定同我一样,都是在收音机的真情陪伴下,从昨天走向今天,从幼稚走向成熟。如此看来,收音机真好比“家有一老,如有一宝”。



书声伴溪流 孙汝珏 作

□ 祝天泽

我有个82岁高龄的舅舅,别看他满头银发,但心理年龄年轻,说起话来满口的新词,从不落伍,有时还会幽默几句,把周围的人逗得前仰后翻。有一次舅舅不慎在路上摔倒,人们赶紧把他送到附近的医院。他对前去探望的亲朋好友说:你们放心好了,我没事的。这次摔倒,身上真的东西一样都没摔坏,只有一样假东西摔坏了——那就是假牙。说得大家乐不可支。

舅舅热爱唱歌。在企业工作时曾参加过文艺宣传队。企业每年举办春节晚会,总少不了他的拿手节目。退休后他喜欢听音乐,凡市里有重大的歌唱演出,票

歌声永不歇

子再贵他也要去观赏。平时常常曲不离口,他家附近有个绿树红花环抱的公园,常有一些老年人聚在一起唱歌。舅舅常去光顾,不仅教大家如何识谱,如何准确咬字,还当起了指挥。为了让歌队更上一层楼,他主动掏出自己的积蓄,购置了音乐电子琴、扩音设备和统一服装等。在舅舅的帮助下,这支公园歌队声名鹊起,在全市老年人歌唱比赛中获得了二等奖。

由于小有名气,周围一些爱好唱歌的学子与家长也常上门讨教,舅舅总是有求必应。有一位学子天赋很好,再加上舅舅精心辅导,这位学子在少儿歌唱比赛里脱颖而出,获了奖,家长出于感激之情送上来一个大红包,被舅舅婉言谢绝。

几年前,舅舅查出患了胃癌,当即切除了三分之二的胃。经过一段时间调养,身体稍恢复了,舅舅要去参加街道合唱团活动,舅妈出来阻止:身体不佳,还是不要去的好,在家歇歇吧!但舅舅坚决不肯,坚持每周一次参加合唱活动。那年,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,街道合唱团排练《长征组歌》,舅舅和一批居民演员戴上了红军帽,穿上了蓝色军服,雄壮、激昂的歌声激起了台下观众阵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。

舅舅常说,生活中不能没有歌声,歌声能帮助我们排除孤独、寂寞,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希望与温暖。再说了,唱歌运用的是腹式呼吸,一呼一吸能提高人的肺活量,增强心肺功能,提升精气神。